



日知錄卷之三十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曆祥異賦賜群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入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入食二年五月乙酉朔 四年十月辛丑朔 七年三月丁亥朔 九年七月癸卯朔 十年正月辛丑朔 十二月乙未朔 十四年七月癸卯朔 十七年八月丙辰朔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白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非也

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為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為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南城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為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

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宋史天文志曰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

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

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羸縮春秋傳歲棄其

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

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

不居其地必有殃咎考授時曆段目歲星本有不退之時

有奇其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

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為災不出言不為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沈約宋書

天文志云 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

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曆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

五年三月五星聚奎景德四年六月司天監淳熙十三年

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昂於

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啟四年七月

丙寅五星聚張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

火七度土三度金三度水一度凡聚者四

日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

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

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玄宗之政荒矣或

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為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蜀志

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一年太于牛女中宗紹晉晉書懷帝紀承

嘉六年七月歲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歲填營惑太白聚牛斗之間一云四星一

云三星不同庚信哀江南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宣代魏于東并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為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為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主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鵠首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滅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禱事二十八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慧虹禱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即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玄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于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二尺然則荆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盡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

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即位

○妖人闖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闖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龍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考

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寺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士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五行志于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成也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

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玄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甲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闔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卽長慶四年三月戊辰

狂人徐忠信闖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

年十一月癸亥

新書作太利二年十月

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詔

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

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於行宮門外

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鞠之

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

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大上皇孫

來赴郡鞠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

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

付法司鞠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

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竝書之以爲異先朝景

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
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南甲子木內使
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曆四十
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
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闈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註曰怪民狂易是則先
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德
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
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弘光時王之明一事中

外流言洶洶不息潘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尚有疑
以爲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
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
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况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
之子天下屬心衆口誼騰卒難徧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
不加刑鞠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
晉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
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道子子秀熙避難
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
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

不悟哭之甚慟本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漢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

晉志云是時雖二石借號而其

疆弱常占於昴

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

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弒

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

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

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

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弒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

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

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弒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弒歲星掩

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

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

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

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

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為

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

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

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

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

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徵

日知錄卷之三十一

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開魏主西奔慙曰鹵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惟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哇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富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祇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卽上書言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况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

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愔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卽明星歷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莽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鄧曆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

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竝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

囚執賈孟誅戮季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賈孟夏侯京又

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藝文志蜀漢杜瓊精於術

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

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

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

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

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

止北齊權會明風角立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

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

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

脉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註中傷也

○圖讖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與實始於

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

補先生三代世表論引黃帝終始傳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或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見隋書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王劭傳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識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

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于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隋書藝術傳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七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為日今曆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曆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

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
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
合前爲百刻

宋王遠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其得
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
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
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
亦同

周禮挈壺氏註漏箭晝夜共百刻

列字始見漢書宣帝紀
五鳳三年詔日躰光並

見燭耀齋官十有餘刻又日鸞風集長
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帶十餘刻
數而有常註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

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
觀漏水制品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
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梁天監六年武帝以
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
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
日梁武以九十六刻爲日是
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
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
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
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
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
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

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八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為鷄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為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曆去此一旬嫌於雨水為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註曰夏小正正月啟蟄候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為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

有此說

逸周書周月解春三
中氣雨水春分穀雨

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

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夏月令曰蟄蟲始震今作在正月也仲

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曆耳記疏誤也今二

月間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

南史宋孝武
帝紀大明元

年正月庚午都下
雨

左傳桓五年啟蟄而郊註啟蟄夏正

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啟蟄

王應麟曰改啟為
驚蓋避景帝諱

則當依古

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為是

律歷志又先
穀雨後清明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
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
以保爲寶以困爲伐今曆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
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
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
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漢書王
莽傳十一月士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曰
者傳有建除家

解縉封事言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
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
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
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
齊正此類也

良巽坤乾

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良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
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
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
之維西北爲躡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
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寅則春分
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

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申繩故
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
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
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
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
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
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
指甲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
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
降加十五日指躡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

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躡通之維
卽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

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

太一九宮之說黃氏曰抄註曰氏春秋太一日此時未爲神名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周禮註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封禪書亳人謬

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土如

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

九宮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從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

鄭玄註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

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

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

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

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

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

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後漢黃香南齊書作九宮賦

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古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

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

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天內以制荊州之野

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輔其應在徐五為天禽其應

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九為天英其應在雍

在梁在揚在兗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

不及其青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

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

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

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

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

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

一

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

宋史劉黻傳言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

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所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

當作西南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

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

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為忌月今人相沿以為不宜上任

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

行刑禁屠殺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虛至

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

閩云野老叢書
載正五九月為忌
月其說尤詳
尚多闕

腫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曰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

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

齋戒月三旬斷腥羶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釋

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

南瞻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太宗當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

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

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

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齊

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

為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

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

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悅南史

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為惡月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八日良月也就盈數焉

而顏師古註漢書李廣數奇以為命隻不耦段會宗傳亦足以為復鴈門

之奇應劭曰奇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奇隻不耦也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是則

以雙月為良隻月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後漢書桓譚傳

言卜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日上於殿間擲米團得隻數為不利

册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

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中和重陽二節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

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

以飲酒也

册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平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

科誠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

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

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

并百姓間是日竝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

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

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勅

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

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

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准開元二十二年勅三

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

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語不同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長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雉又云雍營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 smallest 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

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

禁絕者太祖到

時為濟南相

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

祀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工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謹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大傳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

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丘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并無其廟宋書元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即藉額

乞息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為

驃騎將軍

胡三省通鑑註曰蘇侯神即蘇峻南齊書蘇祖思傳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桓護之入堯廟廟

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

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

繇是諸禱

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神蔣侯

神並除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

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

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

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

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倏忽驟

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

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日到廟於是備法駕

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鍾

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類喪太守云項羽

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

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

屐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

為祟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

靈響

魏書任城王澄除揚州刺史下車毀蔣子文之廟

梁簡文帝集有吳興楚王神廟碑云楚王既弘茲釋

教止獻車牛是神牛自武帝時革之也

總卞山楚廟詩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

江而梓潼二即

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

至徧於天下封為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為代謝者乎

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

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
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
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
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
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
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
侯卜桑林而荀瑩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間竝祀河伯豈所
謂楚人鬼而越人禳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

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

雲麓漫

釋氏書入中國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
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
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
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
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
定制凡嶽鎮海瀆竝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
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卓絕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尉蔣君之神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籠滯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問之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當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人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瀉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
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
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
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
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識緯之書出然後有
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元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
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
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
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

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
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
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
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
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
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
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
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
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
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闢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備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雋斬冉閔於龍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雋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群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卽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

有爲屬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日知錄卷之三十一



